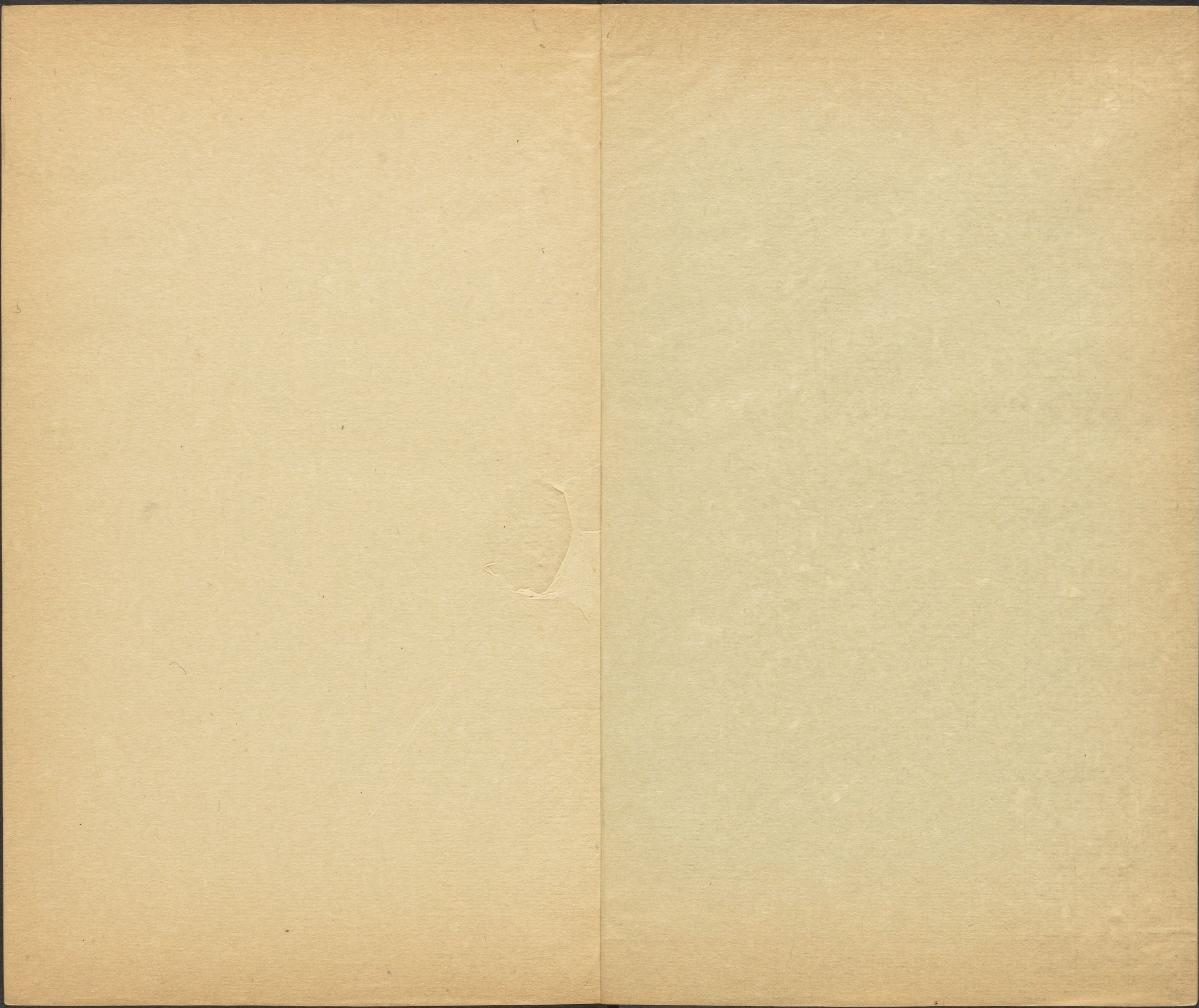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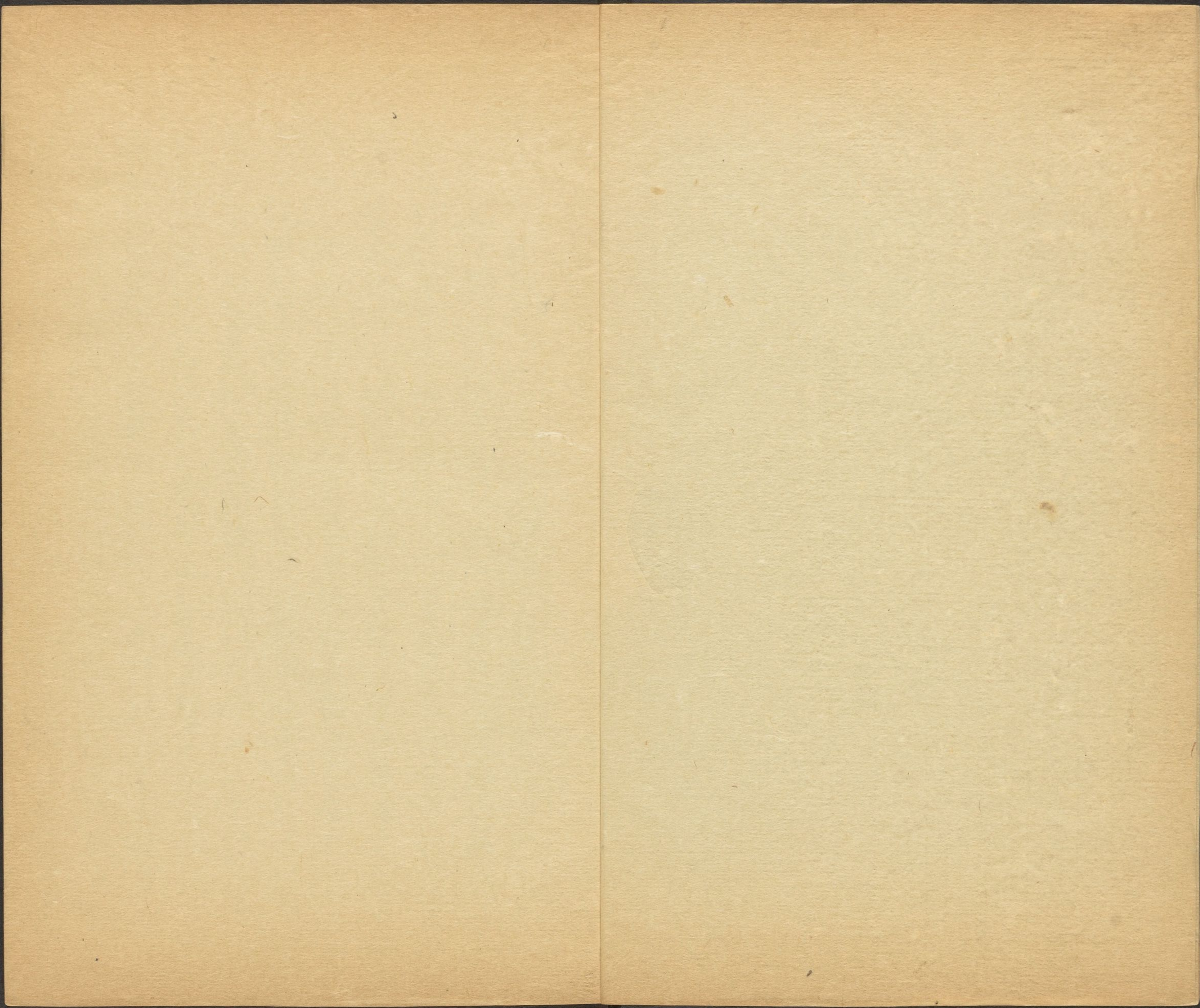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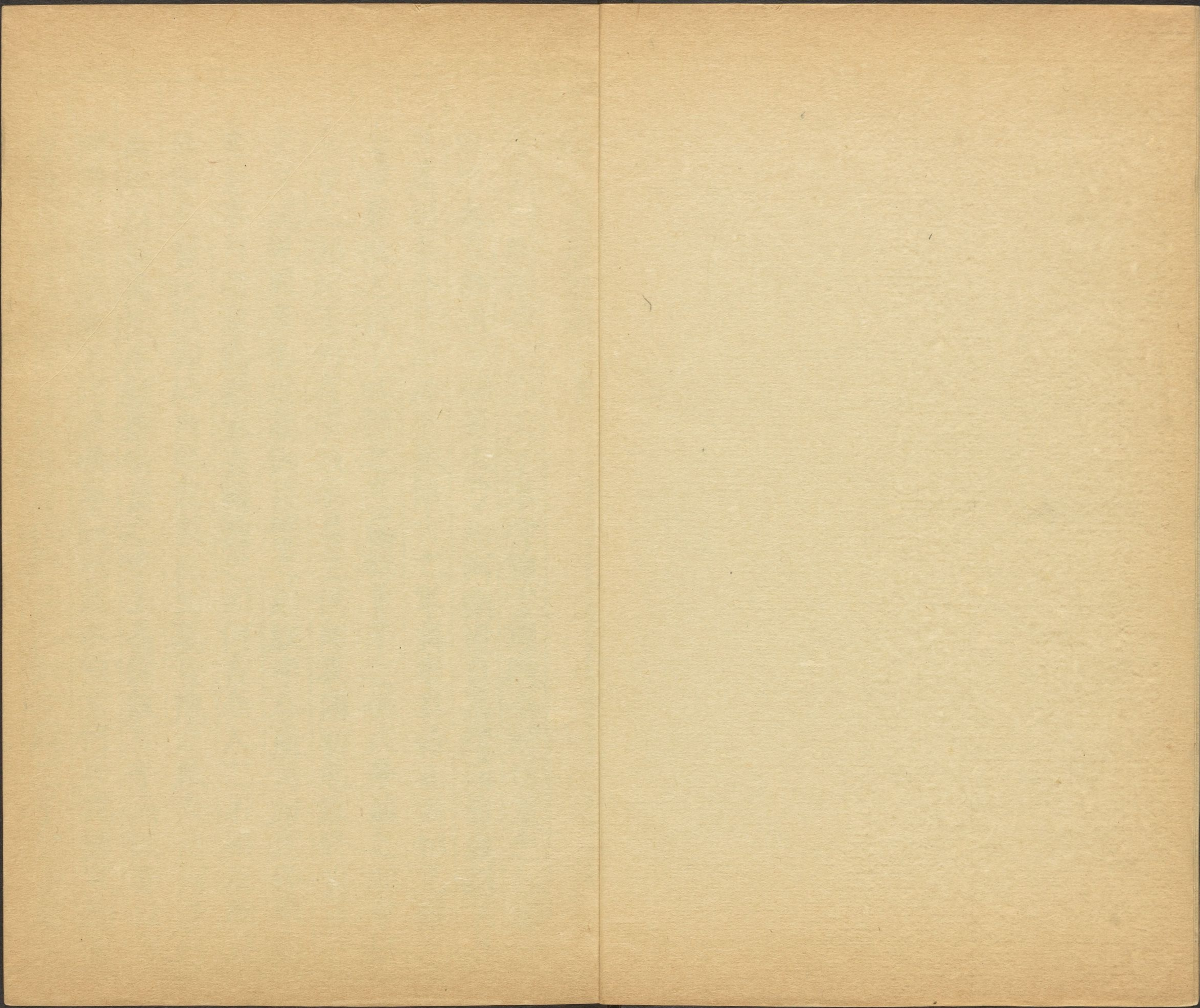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14 1940

7

75781/2186(7)







癸丑科萬曆四十二年

哈佛大學漢和

皇帝制曰朕惟帝王治天下未嘗諱言理財今財用至乏已其所  
由然大者無過于餉邊次乃治河餉邊自嘉靖而前歲額不及  
百萬胡至今日而溢至數倍古之軍興率取給屯田如克國之  
金城棄祇之許下杜預之襄陽韓重華之振武畢誠之邠寧何  
承矩之邠北皆灼有明效未易更僕卽我國初屯政修明塞下  
克實成規固在也近歲因臣僚之請朕申令所司加意修舉而  
竟無奉行明詔爲國家省轉輸之困何古今人之不相及歟將  
毋偷安習玩以仰給內地爲固然而莫肯陳方歟夫治河者稱  
禹功以爲萬世永賴然當商之世去禹僅數百年而徙都以避  
河者三周漢而下河決無寧歲所爲水賴者何居我國家都燕  
漕道所經故其苦河患視前代特甚水衝金錢糜于宣房魏子

之役者以億萬計才臣智士竭其經營而竟不能得河之要領  
河終不可治歟自三代時吳楚宗入版圖戰國六朝之分爭南  
自南北自北軍國之費倍于今日而未嘗之絕也胡至今日遂  
以漕爲命歟先歲有欲興北方水利以省漕者何以方行而輒  
罷歟其說亦尚可講求否或謂南北異宜水陸異地不可強同  
然勝國時虞集已行之京東頗收其利何于今而獨格歟議者  
又欲復海運通膠萊河乃或言便或言不便迄無定說可得而  
衷裁之歟夫屯政邊政漕事河事實相表裏至于今而尾閘極  
矣若不亟圖後將愈厲朕夙夜焦勞思建長策以爲千百年規  
而勤力任事之臣未見多有將何以稱朕意爾多士懷先憂之  
畧挾策而來諸可以利民生裨國計確然足見之施行者尚究  
言之毋諱毋護朕以觀實學焉

聖周延儒

臣對臣聞帝王之治天下也必有萬世之長策以垂永久之  
規而使國家受無窮之利必有一時之便計以酌權宜之術  
而使國家弭無窮之患何謂長策總天下之大權而綜理之  
有均饒無偏瘠有常盈無暫詘晏然端拱于堂皇而坐收府  
修事和之烈何謂便計通天下之大勢而調劑之雖偏瘠仍  
均饒雖暫詘仍常盈殷然軫念于寰宇而立臻民安物阜之  
休是故人主之所不必言而不必不言者財是也人主之所  
不可言而不可不言者理財是也有國而無財則其國爲無  
用之國而空虛弗足之象以成有財而不理則其財爲無用  
之財而耗乏不支之形亦見夫惟以財之道裕天下是謂因  
天下之原自裕者裕之止無此措彼據之勞而下有樂樂利

利之實不待問其在官也在民也而輸將恐後有如子弟之  
衛父兄矣夫惟以理之道裕財是謂因財之原自裕者裕之  
上無東支西吾之困而下有陳陳殷殷之積不待問其誰開  
也誰節也而費用有經有如權衡之審輕重矣古聖帝明王  
生衆食寡爲疾用舒坐籌帷幄之中制筭埏埴之遠能使  
無舉燧而海不揚波者其道曷以加此欽惟

皇帝陛下

協帝峻德

配天無言

聰明睿智有臨

正直平康作福

乃神乃聖乃武乃文行四時而生百物

得位得祿得名得壽昭百姓而和萬邦

卓冠古今足食足兵之上理

經緯天地有財有土之宏謨方且貫朽粟紅壯萬里千城之勢

更見外寧內攘固千年磐石之基斯蓋國計民儲可以不煩

厯念而司農少府可以無事經心矣乃猶

聖慮周詳不自暇逸進聖等於

廷俯垂

清問慮及於邊儲之易耗河患之難提轉輸之匪煩供億之恒匱

而撫今思昔愀然有救弊之恩焉聖無議未足借前箸

僅能據其所知可效一得者竭忱以爲

明廷獻臣竊惟國之有邊疆猶家之有垣墉也邊疆之地無所

倚而仗四方之粟實之何異家之內無旦夕擔石之謀而待

舉火于比閭塾黨之人乎且邊之有積貯猶身之有膏液也積貯之計無所出而藉難必之供給之何異身之內無元本生息之脉而待引養于草木藥石之類乎是故寓兵于農軍不冗食不費而不煩輸運之艱者一得兩得之道也以民養生劬日漏軍日饑而徒滋飛輓之困者兩失之道也歷稽古昔如克國金城之議棗祇許下之田杜預襄陽之屯韓重華振武之成畢誠擅富于邠寧何承矩割饒于河北何其隨試輒效用力省而收功倍乎蓋惟屯政修明則軍國鉅費不仰命於一線之漕而漕之爲利也輕邊徭股實則芻粟總途不仗力于糜定之河而河之爲害也小所謂不竭之泉府萬世之長策也遐維我

太祖高皇帝聖武布昭廟謨無外其元年曾令諸軍屯種龍江後納宋訥守邊策立法屯布行於九邊

成祖文皇帝納黃福之請至欲徵牛廣屯蠲賦墾土當其時幕府輸租塞垣實粟真有京坻露積之風縱復黃流奔騰自決自淤而邊士之腹哀然如故不聞捐內帑之金錢竭虞衡之筋力爭馮夷一旦之命而救攘攘萬竈之饑也若邊若河豈非無弊之勝畫而永永可行之法哉乃今天下邊庭之春日浚民脂血歲輸數百萬不啻而士未嘗有飽脯將未嘗有宿春費益不貲勞益無已則其故謂何且支祁弗順梗悍無常歲委數百萬亦不啻而堤之則虞其溢導之則虞其涸費亦益不貲勞亦益無已則其故又謂何臣伏讀

明詔云屯政邊政漕事河事實相表裏古之軍興率取給屯田胡至今日遂以漕爲命至哉



王言何其洞曉乎古今利病之原深維乎盈縮標本之故而焦勞不能已也臣伏而思之今日之餉邊不可謂餉邊也不嘗開罪于邊而其心以餽之也今日之治河不可謂治河也不嘗受制于河而百計以媚之也夫河之不可治由漕之不能省耳泛則噫

陵溢則妨運負薪乘橈計無復之此所以有奇病之河也漕之不可已由屯之不易復耳枵腹而啼徒手而望赤地石田半粒無出此所以有必需之漕也識者于此與其銜尾細鱸衡盪于洪濤激石之危孰若舉趾耒耜徵收于阡陌平原之便與其糜金錢沉璧馬委之龍潭鰲窟無所底止之流孰若優佃業給鐵基用之沃壤腴原立有贏餘之地為今日計一則宜有清覈之法昔在

世宗時強虜交訌徵調旁午別募饒銳而軍外有軍於是鬼名冒支弊端百出而餉外有餉

明詔所云嘉靖以前歲額不及百萬至今日而溢至數倍者此也試一清覈之而猾募無所施其巧則屯之令可一二行而于漕可一二省矣一則宜有旌別之法昔在

文皇帝時寧夏何福積穀獨多至下

聖書褒諭則人誰不競勸今且窳惰成風而恬不知怪

明詔所云偷安習玩以仰給內地為固然者此也試一旌別之而勤惰無所隱其情則屯之令可四五行而于漕可四五行矣抑尤有原本之說焉

國初鹽政修明輸粟給引于是塞下之地盡墾為田商無重糶之費士無脫巾之憂至便也自後納銀例開商散而屯廢利

一時借縉之用而貽百年輸餉之困致令五穀與金玉俱窮  
故議者謂鹽政漸修則屯政可復何至牽絳絳結絡繹風帆  
挽曳望途邪許徹野殫東南半壁之民力而走之長風萬里  
驚濤奔浪之中哉雖然天下議事者恒易任事者獨難任事  
者既難生事者又易當今之時由今之道而欲屯之已廢而  
忽行有以知其必不能宜端委一大臣焉隆之以督屯之事  
權使得便宜而課將卒之能否則其視事權也重而不以泛  
梗適遭之自諉也久之以修屯之職任使得優游而竭歲月  
之經營則其視職任也常而不以遽廬一宿之自寬也又必  
局外旁觀者毋以議論掣密吏之財總成發策者毋以誹譽  
驚削錄之神庶幾乎屯可行漕可省邊可足河可無患復  
祖宗立法之舊而弭後世無窮之弊矣不然而徒動色於非常之

原而咋舌於竒功竒禍之說今歲而支吾一漕焉明歲而支  
吾一漕焉今日而收七于南北之異地水陸之異宜焉明日  
而收七于海運之可復膠棗之可通焉畫脂斲石屢議罔成  
徒捐有限之財填無窮之壑耳亦何補于

國家之萬一哉伏惟

陛下斟酌詳審徐議行之

國事幸甚臣不識時務妄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丙辰科萬曆四十四年

皇帝制曰朕聞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兵非聖人所諱言也書稱克  
詰爾戎兵又曰張皇六師夫當成康蒞政之初而其臣卽倦  
倦以此告之豈文事武備經國者宜並重而振旅之威舞干  
之化二者固相須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寰區以武功定天下卽位之後釋甲韜弓開一  
代文明之治然而固本之訓居安忘備之戒每諄諄焉其爲  
萬世治安慮至深遠也可得而揚厲其盛歟朕嗣纘洪基瑩  
精上理四十四載於茲邇雖深居靜攝而安攘大計無日不  
惕於衷間嘗明詔執事整飭營務慎固邊防簡將練兵溥求  
制御長策而承平日久法弛弊滋申令徒勤惰窳如故京營  
號稱禁旅居重馭輕之意寓焉而尺籍空存士卒疲羸至不

勝甲冑猝有緩急將何所恃歟遼左延綏勁兵所自出頃歲大虜闌入肆行蹂躪而防禦之術未聞此豈兵之不足歟抑教養無素雖有兵而不得其用歟夫兵以食爲命無食是無兵也今司農告匱給餉不時荷戈乘障之夫動稱枵腹識者方凜凜脫巾是虞望其出死力以扞疆圉胡可得也議者欲修屯政以省轉輸練士著以資戰守似矣而行之終鮮實效何歟得毋右文之世難以講武而克詰張皇之治卒不可致歟茲欲振積衰之勢操常勝之權俾國家神氣日張足以威四夷制六合其何施而可諸士志切匡時抱先憂之畧久矣尚詳著於篇毋泛毋隱朕將采而行焉

臣錢士升

臣對 臣聞帝王之制區宇也必有綜覈之經制而後有備無

患可以建久安長治之防必有兢業之精神而後居安慮危可以握順德威嚴之本何謂經制綢繆其牖戶慎固其藩籬廩廩焉振飭在邊圉封守之外而罔敢玩愒者是已何謂精神折衝於廟堂戰勝於密勿穆穆焉提挈在赫聲濯靈之先而無不震悚者是已故不可恃者兵而不可去者亦兵也可以千年不用者兵而不可一日無備者亦兵也兵而常試則玩玩則黷是爲不戢自焚而天下受驛騷虛耗之害兵而無備則弛弛則廢是爲以安忘戰而天下多猝起竊發之憂夫惟以兵衛民無耀武觀兵之意有風行雷動之威而騎士材官皆腹心干城之用卒有緩急真若子弟之悍父兄矣夫惟以食足兵無枵腹脫巾之呼有士飽馬騰之實而金錢籽粒皆簡練召募之資人有徵發真若一身之使臂指矣古帝王

所以垂衣恭己而延國祚於泰山之安戢羽舞干而奠疆圉於金甌之固者以有此備也故有文事者不忘武備以綿武乃所以修文也欲治兵者必先治餉以足食乃所以足兵也壯國家之神氣收安攘之全功端在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聰明睿智

文武聖神

駿烈同天自南北東西無不思服

深仁必世凡心知血氣莫不尊親

止孝止慈惇千古之彛常建其有極

得名得壽備五福之純嘏敷厥庶民

深居恭默而清靜寧一坐收四十四載之昇平

獨握魁權而建成銷萌鞏固億萬斯年之根本

謹天戒則步禱郊壇責已憂深於雲漢

軫民艱則興發內帑渙居望慰於甘霖蓋歌雍咏勺德澤已滲

漉於垓埏而卧鼓嬰弓威靈立誓服乎夷夏可以坐享恬熙

無俟張皇之戒從容搏俎肆神建伐之威矣乃猶安不忘危

進臣等於

廷訊以安攘之大計兵食之要領而究及於惰窳之弊端實核

之終訖思所以振積衰而探常勝制六合而威四夷豈以草

茅書生有習鎗鈴而獨運旅者乎臣至愚陋然抱藁食之謀

久矣仰承

清問其敢不披瀝以對嘗聞之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自

古國家未有忘戰而不危者黃帝曰雖有金城寸仞湯池百

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亦未有有兵而可無食者昔  
有虞誕敷文德卒格三苗說者以為振旅班師之效而不知  
兩階干羽正寓用兵於不用之中則兵未嘗廢也三代而下  
兵制莫詳於成周嘗攷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中  
春教振旅辨鼓鐸鑼鏡之用中夏教養舍辨號名之用中秋  
教治兵辨旗物之用中冬教大閱立三表教坐作進退之法  
無事則蒐苗獮狝皆在民間有警則比閭族黨即為卒乘故  
其時兵即為農而無養兵之費農即為兵而有練兵之實至  
成康之世業稱重熙累洽而不日克詰則日張皇閔然若有  
意外不測之慮此周制所以獨詳而後世莫之及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掃除邊陲肇造寰區以武功定天下即位之初釋甲  
櫜弓開一代文明之治而呂本之訓居安忘備之戒每諄諄

焉

成祖文皇帝定鼎燕京廓清漠外以爭先而處強二百年間雖已  
已之變震驚乘輿庚戌之警言燄徹大內而虜旋悔禍弭耳乞  
盟至隆慶間俺酋以詆牘之愛為鴟音之懷納款貢市至今  
不絕我

皇上觀揚而光大之海波不驚梯航狎至玄菟樂浪之境天戈指  
而即平日草紅花之姦一怒行而立珍蓋武功之盛真是媿  
美

二祖夔絕百王矣而承平日久法弛弊滋京營之尺籍徒存遼延  
之邊警猝發操閱僅塗飾之文而超距之勇有幾嗚呼在肘  
腋之近而庚癸之絕時聞內外兩虛兵食俱窘誠有如

三制所言者臣伏而思之

國家兵制京營邊衛戎籍不下二百萬度支歲入不下四百萬  
按籍稽兵按兵給餉未嘗苦不足也且兵以徵餉餉以贍兵  
兵減則餉空溢餉匱則兵空增何至兩者俱受其不足之勢  
而莫爲濟虛之策則臣知其故矣語云木不茂者蠹在內危  
不滿者漏在下兵未嘗不足也增額于兵之外愈弛於兵之  
內而兵始苦不足究且轉而病餉未嘗不足也增額於餉  
之外愈冒於餉之內而餉始苦不足究且轉而病兵則靈與  
漏之弊耳今欲振積衰之勢而講兩足之術臣以爲兵不期  
多期於常用而已餉不期省則於覈實而已今京營除占役  
竄名外括之止得六萬而此六萬又非強有力可備緩急者  
也春秋常操按籍具在然而射不能穿魯編力不能勝匹雞  
雞鳴而駕未口中而罷如傀儡之登場類角羝之劇戲卒有

非常則此六萬人者安所得一卒之用而費百萬金不爲羸  
弱長子孫之資哉景泰中先臣于謙於三大營中選精銳爲  
十營命將團練而歸其老弱于伍一時兵政赫然立振今誠  
就見在作實數擇廉勇之帥嚴爲簡練其有老弱應伍市見  
應點者法無赦而清汰之缺即以補四方之召募者總之額  
外無增額內無冒練一兵即得一兵之用故一精兵足敵凡  
兵伍而兵自強餉一兵即有一兵之實故一實餉足省虛餉  
五而餉自給推而行之九邊債帥家丁歲可省冒濫百萬兩  
足之術計莫先此者然就餉論餉臣以爲莫如屯田便夫屯  
政從來久矣充國行之金城棄祇行之許下杜預行之襄陽  
韓重華行之振武畢誠行之邠寧何承平行之河壯皆足以  
裕軍儲而省輸餉

國初屯種龍江後用宋訥守邊策設法屯有守關士卒外人受田五十畝賦糧二十四石其區畫何詳也永樂間寧夏何福積穀獨多至下

皇書褒諭之天順間葉盛撫宣大用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以餘粟易戰馬修城堡其收利何博也追其弊也而抽屯補伍之害興於是力役愈煩本業漸失而無屯之軍矣債帥攘奪之害興於是私其腴區委其磽瘠而無屯之地矣邊險凌夷之害興於是虜騎從橫侵擾禾稼而無屯之備矣上下怙恃之害興於是筦屯者不見所陌之巡督屯者不課倉廩之實而無屯之精矣屯政廢而乃始仰給於度支儲胥安得而不窘輓輸安得而不困今邊臣按額而請者視嘉靖時不啻數倍大司農仰屋竊嘆至借支於水衡周寺以支吾旦夕之急亦

狃於見財矣臣以為屯田故額什一猶存即多隱占而區脫遙隔有隨占隨棄者莫若專委一大臣久任而責成之沿邊曠土募民開墾但期荒蕪日闢不必紛紛清勦以滋厲階至地遠而勢孤者必如趙充國所云乘塞列隧虜大攻不能為害而又有山阜以望遠濶墾以限隔營壘以休息遊兵以巡哨則無擾田之害收耕田之利可以積豐於垣士飽於伍內省饋餼外足軍儲斯非兵食兩足之長策哉抑猶有芻蕘之

獻振刷不在功令而在精神制勝不在疆場而在廊廟是以命徂征者必先有無怠無荒之儆戒而後四夷來王詰戎兵者必先有罔兼罔知之治人而後海表咸服伏望皇上法天行之健繼離照之明從退藏整歛之後時迅以風雷當



愉惰玩愒之時先提其志氣時

御平臺煖閣與二三大臣共商安攘之策講兵食之策則精神一

振經制立新內治而外寧文經而武備雖與唐虞二代並隆

可也草茅無識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臣謹對

已未科 萬曆四十七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興化政理政固多端而振肅人心維持世

道則必以綱紀為首務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先儒之論亦

曰善為治者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

然則御世宰物術莫要於此歟三季以還惟漢唐宋歷年最久

英君誼辟代不乏人當其時所為立經陳紀以成一代之治者

亦可指而言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

成祖文皇帝再靖家邦制度典章超越千古固可傳之萬世無弊者

朕續承鴻業紹述罔愆御極之初政教修明化行俗美猶庶幾

祖宗之遺烈夫何邇年以來法守漸廢人情滋玩德意墜而不究

詔令格而不行申飭雖勤陵夷日甚在位者以恣睢為豪舉而

業則虧在下者以干犯為故常而隄防盡潰甚至偏裨侵大帥  
僚屬抗長官奸胥誣奏以傾有司亂民煽禍以攘富室冠履倒  
置名分蕩然其他驕淫僭踰之風蹂躪嘉陵之習不可悉數蓋  
綱紀之紊至今日極矣其故果安在歟漢人謂天下所以不理  
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衰而不改而宋人又謂紀綱壞壞皆  
由上下因循此其說孰為當歟抑君臣當交任其責有不容他  
諉者歟夫更化善治貴識因革之宜起敝維風在妙轉移之術  
茲欲當積弛之餘返極重之勢使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違綱  
紀正風俗純以復我

祖宗之舊如之何而可尔多士學古通今習當世之務深矣尚各  
所蘊明著於篇以佐朕之不逮朕將親覽焉

臣對

臣對 臣聞帝王之經理宇內也必有肅然畫一之法顯與一世  
為動盪然後風恬俗美而國脉永享其靈長又必有悚然振刷  
之神默與一世為締結然後政立化行而國勢不虞于頽敝法  
以維衆則紀綱寔首操之為事之繫為物之準廓焉合人心世  
道而獨居其會不可一日廢焉者也神以維法則上下且分任  
之握事之繫挈物之總穆焉先立綱陳紀而密轉其机不可一  
日弛焉者也法之創也慮後常周至蒙休襲故而安生持持生  
怠視前王之成憲若可聽其自為行自為止漫無操而治日以  
隳法之紹也勵世常勤至臨政日久而習生玩玩生悞視故府  
之彝章又若任其可以行可以不行適自標而治竟以隳夫惟  
法與神兩相附使守成之規常若創始之業而舊章罕由無隳  
忘惟法與神常相運使化成之後常若履實之初而大號渙汗

無差格上作之下日成之翼為明聽以康庶事股肱喜哉元首  
起哉未有主憂勤而臣曠職者上制之下且守之德澤法度以  
範人心道術一矣風俗同矣未有朝飭法而下梗化者古聖帝  
明王所以陶治人羣宰割寰宇有頓指掌頌之勢而無委務  
銜之失與化致治超越千載者道必由此矣欽惟

皇帝陛下

大德膺福惟祿位名壽之兼隆

至仁生威暨東西南北以胥服

憫人窮而專官分賑不徒推解虛名

念軍興而發帑齋頌爰止醪續小惠

在師錫命懷萬邦以振長策而雷厲風行之象逾訖遐嘉

正位垂裳法乾坤以展大猷而天覆地載之規函蓋莫莫

念東南杼柚其空而以約已省躬為事

慮西北干戈未靖而以籌邊策遠為心

文德旁敷值群工輯瑞而面與咨詢立通民情於黼座

武功遐邇當醜虜臨城而躬先保障甬奠四海於金甌固已

吏習民安垂萬世永遠之模內寧外攘陋往代偷安之轍

矣而猶

聖不自聖

新期日新進臣等於

廷諏以揆古宜今之畫綱提目整之缺更鯁鯁焉於判渙之

未融泄沓之莫振誠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之極思也

臣雖伏草茅竊懷葵藿敢不披瀝以對臣聞之君猶天也

天道雖冥冥而生長收藏寒暑代禪不僭不忒一若有稟

于成法者是則天之治人而人不能違也君道雖穆穆而禮樂刑賞生殺予奪不競不練一若有歸于定法者是則君之治人而人不敢軼也故唐虞之世君明臣良而其交傲賡歌惟曰率作興事慎乃憲所謂憲者豈非法與所謂慎者豈非君與臣交守之與所謂率者豈非君先之而臣後之與其時府修事和地平天成萬世永賴賴此法也降而三代各師其祖夏稱有典有則商稱監于先王周稱文謨武烈皆不敢有厭薄舊章之心亦各必其臣夏稱臣人克有常憲商稱唯治亂在庶官周稱其爾典嘗作之師皆不敢忘董王治官之念是以官倍唐虞亦克用又則人與法之相維者得也我

太祖高皇帝掃蕩羶腥肇造區夏真可自我作法而所持以提綱

挈領維風易俗者毫不自用也其建官之法本之周官六卿職掌各有攸屬用人則問之冢宰理財則問之度支典禮則問之宗伯詰姦威遠則問之司馬司寇鳩工庀材則問之司空載在

會典者詳明且盡大抵賤虛名而尊實効惡浮議而責成功流唐漂虞絛殷盪周真非前代所及

列聖相承代有闡繹至我

皇上觀揚獨至雖以

聰明睿智之資惟有率循成憲之念宜下之遵之者各以皇上之心為心羣奉

皇祖之法為法而顧囂爭成習玩職掌而不循泄沓為風屢誥諭而莫惕非不獎恬誰是真恬者非不旌廉誰是真廉者徒

以口舌爲功不以職掌爲事則其害必移之民而軍商俱困公私兩窮誠有如此

聖制所慮者臣以爲法在則事事可考法明則人人可遵賦有賦法昔未嘗以病民而今胡有畏催科之令者豈賦法得其人而後善與屯屯法昔嘗以之養軍而今胡有嘆石田之不可耕者豈屯法得其人而後復與鹽有鹽法昔正以之通商而今胡有受壅滯之害者豈鹽法得其人而後行與故時久而玩生玩久而蠹生以致初意漸失者非法之凌夷也奉法者自凌夷之也因時而思補救因事而除弊端必期振刷如初者亦非法之修明也奉法者自修明之也有顯爲法蠹之人或借賦以剝民或借兵以尅餉不辭婪墨之名不耻躁競之習上得執法而繩之其爲蠹也

淺有陰爲法蠹之人剝民也工則猶託于愛民尅餉也而仍詭于清餉行婪墨而語清廉身躁競而口恬靜拜與其法而竊之其爲蠹也深惟夙弊即在綜稽之中故反以綜稽爲名然則欲搜夙弊者必先以綜稽之名無爲人所託一託之則七日不復之叢神也臣積姦即伏勅法之內故反以勅法爲名然則欲清積姦者必先使勅法之名無爲人所假一假之則出以示人之利器也且今日之時何時也索餉則有兵遇警則無兵循石則有備藪實則無備况醜虜入內地而未受創懲他虜囚狡酋而思被重賞東南之物力有限西北之出孔實多心及此不啻同處漏舟矣而徒有謹謹譁譁之狀何也豈以避陸之念終不敵其門戶之念耶思及此不啻羣居厝火矢而更多諭諭訛訛之象何

也豈君父之念終不易其身  
家之念耶蓋法之事易除玩  
法之心難除

皇上欲舉一世之人心而振刷之  
少去其玩而已蓋不提人君  
父之思不足以去身家之念  
而不先去身家之念亦不克  
提君父之思也不動人邊陲  
之慮不敵以平門戶之爭而  
不先平門戶之爭亦不克動  
邊陲之慮也抑事更有

獻焉臣法君君法天有勅天惟  
慈之虞舜而後九德咸事百  
僚奏庶績之疑有仰惟前代  
之周王而後六卿分職兆民  
被康阜之實

皇上者臣工之法也

天地

祖宗者又

皇上之法也凡兵民之相資公私之相濟邊腹朝野之相需其  
端無不求之於

天心之仁愛而况

祖法蒼然且備取而修明之固甚易  
易也以不邇不殖之心風勵  
臣下則素絲羔羊之節曾矣  
以無偏無黨之念倡率羣工  
則渙直集益之門宏矣又何  
治人治法不交維哉臣愚不  
識忘諱干冒

宸嚴曷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壬戌科

天啓二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所為博採  
乾坤匡扶世運者靡不於

文武二種為兢兢書贊帝堯乃  
武乃文益全德兼焉而舜

曰文明禹曰文命湯曰聖武周  
之文謨武烈各標其一之

數聖人豈于持世導民有偏指  
邪毋其於中有交相為用

者歟夫陰陽柔剛仁義自有天  
地而來至于今不可廢也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首闢函夏

成祖文皇帝載奠邦家並提一劍馭  
車而文治光昭于雲漢揭

六經訓俗而靈爽震疊於雷霆  
及繇武張武因文靖於都

哉洵追蹤帝堯而與虞夏殷周  
比烈矣

奕葉相承紹天闡繹雖強隅小警不  
無震驚然金既卒以不格

萬世永賴則

列聖之威靈實式寧之芳躅具在亦可

齡嗣大歷服託于天下臣民之上

光烈惟是講學勤政親賢愛民簡將治

鼓輦思士實並圖維執事焉而蠢

于茲竟未有能制其命者何也豈

容盛而武功弛與夫禁旅之環萃

若也班操之番更自若也明帶礪

專聞而控迺動云無將動云之兵

苦虛伍矣又不獲已議雇募而烏

搏沙土著聚亦兒戲總帥藉之勳

寄之戚臣又典兵之有戒交交辰

得揚厲其樂歟朕以冲

日夜思所為覲揚

兵為大務益于羽舞階

茲醜裔逆我顏行二年

以教黎而文德闕抑聲

目若也衛屯之棊置自

百列第而居綰組符者

不獲已議調發而列鎮

口驅市人矣客兵散如

禮之惟艱訓練

以功說者以為

承平日久左武右文故其弊至此

備古六軍之帥即天子六卿用以

如

先朝殪阿台馴也先羈順義芟逆藩創

討之役咏車攻而歌杖杜者詎異

專責之可歟夫武之德七文之德

矧在帝王茲欲省繁言以覈實審

治威嚴之效用挾弘

祖宗鴻業何施而可爾多事古通今懷

禮要明著于篇毋忘母吝朕將采焉

然聞有文事者必有武

內修外攘非岐塗也即

按奴以及邇年東征西

人任毋亦惟是擇人而

十有一季世猶能道之

揀兩以副歲赫然收順

並用之術舊矣尚振極

文震孟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御天下也必有光昭之文德而後聲

文震孟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御天下也必有光昭之文德而後聲



教誕敷可以建久安長治之規必有震疊之武功而後神  
氣丕振可以握順治威嚴之本立德何以光昭經之以仁  
緯之以義濬發之以心源融融焉敷責於襲慶蒙休之日  
而愈益昌熾者是已武功何以重疊運之以謀振之以略  
折衝之以精神赫赫焉提挈於戶牖藩籬之外而無不鼓  
舞者是已有文德以植武功故細網繆必謹條書必周而中  
外之奉靈爽以修憲度者自有以懾服而無廢弛頽窳之  
虞有武功以昭文德故靡思不取無人不懷而遐邇之承  
德意以布網維者自有以奮發而無萎靡衰弱之弊占帝  
王所以大寶凝流而宇宙皆由以操縱而神其用穆清端  
拱而朝廷常肅總倫類而握綱繆此道爾藉令聲靈雖  
播根本先疎則出言不足以副發號不足以明旨疑注

其何基焉而勢必潰敗而莫挽又或粉飾雖具振刷全地  
則綱紐積而欲解法制習而不靈張施其何秉焉而機且  
杆格而難操此德衰於宥密之荒寧功隳於廟堂之燕豫  
而淳熙景燦之休所以寥寥罕覩也開明光之長運收安  
攘之洪猷正有望於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秉聰明睿智之資

備聖神英毅之略

繼離方始運符五百載之昌期

出震維新曆紹億萬年之正統

軫時艱而內帑屢發德意參漉於垓垓

疑國寶而衆正彙征賢材布滿於中外

垂裳而負百度心知血氣咸霑天覆地載之規  
錫命以懷萬邦南北東西共惕雷厲風行之象  
一怒安民雖邊徼多虞恬熙自遍於率土七旬振旅即于戈  
未靖

神武行奏平膚功追蹤唐虞媲美夏商在此日矣迺猶進臣  
等于

廷諷以文事武備內修外養鳴前王之得失慨當世之凌夷  
而究及於文德之所以闕武功之所以弛思以振積衰而  
操長勝制六合以威四夷即帝之疇咨王之訪落不是過  
也臣竊伏蓬蒿志願輸忠非一日矣方欲乘交泰之會獻  
傾否之謀以補

昇平於萬一知

清問諄諄敢不披瀝以對臣聞之世治用文世亂用武此千古  
之雅言也兵戈日熾則馬上之治自蔑棄乎詩書承平既  
久則衣冠之流必輕藐乎鈐弁此亦千古之漏習也聖王  
知其然是以槍攘倥偬而講求治理使天下日涵濡養育  
於德教之中者無敢一日之懈故黎民於變而萬國咸寧  
臣庶協中而四方風動則皆文德之為効也清寧燕暇而  
克詰戎兵使天下日戒懼震悚於太平之世者無或片念  
之媮故百辟惟懷而侵凌不作四方順軌而時時不生則  
皆武功之為力也然文以經武則忠君親上之念即寓於  
入秀出弟之民武以濟文則除殘去暴之雄寧越於戰衆  
安民之略文與武又皆交際而互為用也自漢以降言文  
者祇為治具之繁文而終不出於心精之流注於是時方

無事則君臣拱手以貌相承而猝遇傾危則平日之所施設者遂無一之可恃言武者亦僅聲容之末技而終不出於元神之鼓盪於是時際偷安則上下相蒙以幾僥倖而一當險阻則平時之所布置者總無一之足憑蓋器大者不可以小道理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故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愚奔於貨欲之塗而干紀作亂之事起元帥之威不行於偏裨偏裨之令不行於卒伍而河決魚爛之形成以雍容爲太平以議論爲能事而獸奔鳥竄之禍伏凡此皆文德之漓武功之弛三季之積弊而千載之永鑿也我太祖高皇帝驅異類於中原復文明之土宇乾坤再造日月重光

成祖文皇帝益紹述而光大之豈惟勳威所指足以混一區夏實惟文告所被足以永致泰隆文繇武張武繇文增所以奠磐石之安而開泰寧之治貽厥之謀規模宏遠矣列聖相承世守勿替河清海晏固多康平寧謐之朝而外患內憂間有震動勗勗之會然而削平底定不旋踵而宅於安寧卽前代所視爲極厄之運無前之烈皆不動擊也而坐收之猗歟哉有以占

祖德入人之深而

皇靈之旁邇卽百千世未有替也

陛下冲齡御宇續承鴻業薄海內外無不嚶嚶仰德化之普被曠神武之不殺迺蠢爾小醜逆我顏行破軍蹙地曾無寧歲徵兵則兵窮選將則將乏禁旅之環翠衛屯之棊置寧異於曩時而實而覈之不啻土羹塵飯之不可用也國家

歲蠲數百萬金錢以養若輩而臨事竟不得其絲毫之用則亦安取此林林者爲乎帶纒之列第符紐之分闔亦寧有異於盛時而委而仕之不膏乳臭贊人之不可仗也國家世優數十百金紫以榮若輩而遍觀曾莫收其一二之用則又安取此桓桓者乎宜

聖心之怒焉以思而慨然有意於省繁言以覈實審操柄以圖機也臣則以繁言之者莫若先定是非之衡蓋今之所謂是非者皆毀譽也毀譽之極至於周公新莽不能定而千秋定評竟無有是新莽而非周公者惟其實焉耳事必有據據必有見聞見聞既確而鑿空刻影之談自知其不售矣故覈實正所以省繁言也臣又以爲操柄之審莫若先斷刑賞之平以舜之誓惠知人既曰何畏於驩兜有苗而

卒不貸刑於四凶惟其當焉耳天下固有刑一人而億萬人勸賞一人而億萬人服者此正事機之窾繫若始於不果終於不信遂至不公而激揚天下之柄於是乎窮矣故圖機正所以操柄也繁言既省而在位者咸思舉實以自効募兵則實有其兵遴將則實有其將何至有烏合之慮而塵鼓鼙之思操柄既審而當事者咸思乘機以自奮廟堂則有廟堂之機疆場則有疆場之機何至有兒戲之虞而深紈絢之戒

主恩固結而一時之情面悉化爲肝膽

皇威振耀而百司之顛盼盡轉爲旌賞局內無猜共效同舟之濟師中奏吉坐收仗鉞之勳此信可旋至而立效者矣抑臣尤有進焉

陛下之尊猶天也天未嘗不借四序五行以成其穆穆而亨與  
之森嚴不專在四序五行也天亦未嘗不借霜雪雷霆以  
彰其赫赫而明盛之彰輝亦不專在霜雪雷霆也

陛下親賢使能濟濟充庭矣而孰可為相孰可為將孰可治民  
孰可理財

聖心其有區別乎講學勤政特時勤惰矣臨

朝祇奏引之文

講解少獻替之實

中自有對封之漸外庭鮮伏蒲之功

聖慮亦嘗猛省乎此皆文經武緯之原而光昭震疊之本也

未敢臚舉

先朝盛事即

神祖四十餘年西平宇東  
河使北市虜南滅播此亦皆勅敵

易剪乎而渡師祖  
之上奏功談笑之間同此生齒何嘗

憂無兵同此人材  
何嘗憂無將此無異故

神祖乘積強之緒人心  
是當振肅之餘而

陛下繼久安之祚法制政令正頽靡之候也嚴以持之斷以決

之精明以運之剛毅以操之文德誕敷武功丕顯天下引

領望之矣苟莽愚臣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乙丑科 天啓五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順治威嚴之世其君臣未有不同心一德  
交儆無逸者若虞廷之都兪吁咈殷宗之嚴恭寅畏周文  
之自朝至于日中是不遑暇食蓋其盛矣故書稱無怠無  
荒四夷來王言圖治必勵精而化遠先乎近也我

太祖高皇帝諭羣臣有曰凡事勤則成怠則廢賢人君子盡心  
如此朝廷豈有廢事

成祖文皇帝諭近臣有曰朕每外朝畢則取經史覽閱未嘗敢  
自暇逸卿等宜體朕此心相與勤勵無厭教也

煌煌聖訓直追蹤虞帝媲美殷周矣則夫廓清靖難之烈固本  
于一念之憂勤歟朕以冲齡踐祚撫有鴻圖早暮親賢春  
秋典學亦惟是廣詢治道思續述光揚之爲兢兢而已迄

于今日業及五年凝精罔敢少懈勤政常如不及乃鳳儀  
麟育河清璽出似天爲降鑿矣而水旱頻仍災祲不已則  
儆予之天何凜凜也請纓志壯露布功高似眾咸用命矣  
而覆軍旋報鷲伏叵測則衡命之衆何紛紛也將朕之軫  
念徒殷德意尚未沛歟抑有司習爲窳惰奉行之未力歟  
將朕之宵旰徒塵推轂猶未當歟抑邊吏安于寢堂實政  
之不修歟夫竭百姓之脂膏以填三軍之谿壑則內病撤  
貍貅之保障以培閭閻之命脉則外病茲欲內外兼利聿  
臻至理遵何道而可爾多士學古通今目擊時艱尚籌所  
以振起積玩之人心鼓舞積頹之士氣果有俾于安攘其  
盡言而無諱

臣余 鑒

臣對 臣聞帝王之臨御天下也必有憂勤無逸之心然操  
於宥密然後臣庶之精神奮而國脈無頹敝之虞必有嚴  
肅不渝之法顯攝於寰中然後朝廷之憲典尊而國勢無  
廢弛之漸心之存也無事不有罅漏何以防其微無時不  
有怠荒何以窒其隙非曰宵旰皇皇而遂可與欽哉比隆  
法之行也近守之而遠未必遵何以稱畫一之治賤遵之  
而貴未必守何以服衆口之譁非曰詔旨諄諄而遂可與  
勅幾比烈有心以操其法將天下曉然知皇衷之振厲如  
心君運而手足無痿痺之憂穆然端拱而令甲昭於日星  
有法以運其心將天下肅然知方策之維新如規矩彰而  
方員無徧欹之患赫然出治而神功燦於霄壤此聖帝明  
王所以奠安中夏攘却外夷收順治威嚴之化於俄頃而

追唐虞三代之治於千秋懸此道也借心與法二法與心  
違即求治如不及而衡石程書之陋原無補於治功自古  
勵精之主不少而郅隆之理常遙則以聖明之出不偶而  
景運之開有待也欽惟

皇帝陛下

天表凝香

河清應瑞

嗣宗踐服際五百年氣運之中

累洽重熙承六七作聖賢之後

精義務明於郊社昭及天母地一氣之神

肅將特致於宮墻守重道隆儒萬年之業

明罔弗照如昧爽而馳至於日中南北東西無不思服

威罔弗加如殷雷之存盈於震是草木無不知驚固已

德協重玄

治臻上理四三王六五帝矣乃猶不自滿假進臣等於

廷咨以同心一德交儆無逸之旨而遐慕乎虞廷之都俞咈

殷宗之恭嚴寅畏周文之日昃不遑若猶以今日之憂勤

有歉於當年之惕厲者有君如此其忍負哉雖草茅沾畢

之餘無當於

明廷經濟之實而

清問惓惓敢不披瀝以對臣聞君猶天也天以一元提化蕃而

四時五行各司其令天未嘗代四時五行而轉軸也天以

一氣布玄功而風雷雨露各當其施天未嘗代風雷雨露

而運樞也人君以一身處億兆臣民之上物物而調之精



不給也事事而理之力不逮也所恃以維持天下者不得  
不以天工寄之臣子故虞廷兢業而賡歌則日百工起哉  
庶事康哉殷周無逸而風愆亦曰儆於有位君之不獨瘁  
也自古記之矣但君無以率作於上則堂陛之精神不奮  
將以一人之逸豫而開滿朝偷惰之端偃偃居息之咎未  
可獨歸之臣也君無以節制其下則臣寮之心志不齊將  
以一事之寬假而啓後來幾倖之心蹇蹇匪躬之節又未  
可遽責之臣也惟君人者穆清之中必不敢以錦衣玉食  
爲吾身之安而念及作君作師上天之責任爲至重宮府  
之間必不敢以喜怒頰笑爲一人之私而念及作福作威  
下民之觀望爲至密如是而心旣操矣法旣運矣心操而  
乾健之職不渝凡此臣庶誰非踐土而食毛者而恣

焦勞乎有不率則鬼神之鑒臨有赫矣法運而乾綱之紐  
不弛凡此臣庶誰非懷德而畏威者而敢仍其玩愒乎有  
不恪則雷霆之擊斷不爽矣要使九重之志意密與天下  
相搯而三尺之威嚴顯與天下相攝書曰戰戰兢兢日慎  
一日此非其心之操天下者乎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此非其法之攝天下者乎迨末世而治統幾漶矣其暇逸  
怠荒者無論卽英明之主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矣安在其  
能無逸也又或求治太急而煩策急變以御天下天下益  
譁然而不敢服乃猥藉口於勵精之無裨不已過乎洪惟  
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宇還日月於中天其論羣臣有曰凡事勤  
則成怠則廢賢人君子盡心如此朝廷豈有廢事我

成祖文皇帝再闢乾坤下鍾簞於萬世其論近臣有曰朕每外  
朝畢則取經史覽閱未嘗敢自暇逸卿等宜體朕此意相  
與勤勵無厭斁也

煌煌聖訓方且媲美虞殷駕軼周文矣故嘗審天心仁愛而赤  
子安樂樂利利之天邊鄙輯寧而朝廷受來享來王之福  
則是勵精之大有造於天下也我

皇上冲齡踐祚撫有鴻圖親賢興學勤且切矣而日者水旱頻  
仍災祲不已覆軍之報時見於初言伏辜之憂正深於屬  
幄將以多難興邦殷憂啓聖爲

正慰乎臣又恐以勵精無效之說獲戾於

也臣以爲當今之弊不在心之不存而在法之不立今恤  
民之

臣屢下而有司之奉行何以闕外之轍特推而邊吏之防禦何  
如貪酷之懲不謂不嚴而倖漏於網者猶收隨破筋以資  
緣其華秩敗軍之戮不爲不峻而巧逃於律者仍剝軍源  
餉以自固其與援臣不知鞭蒲之風酌水之節昔何多而  
今何少也又不知超距之雄舉旗之烈昔何有而今何無  
也無是而

皇上之法何時得伸

皇上之憂何時得釋也夫欲安民生莫若重有司而欲精吏治  
莫若嚴黜陟今之以循良而博華廡者果皆治平第一政  
比祥鸞者乎抑亦徇於毀譽之物情而毀譽之間又微有  
以轉移之者乎欲平外患莫若重主帥而欲謀邊功莫若  
嚴賞罰今之以敵愾而勒旂常者果皆折衝千里比績鷹

揚者乎抑亦聽於幕府之文法而文法之間又密有以上  
下之者乎此皆蠹

皇上之法而使勵精之効不得見於今日也

皇上鏡意中興嘉與天下更始不於此時恪守

祖宗之法使天下洗心滌慮以成一代之依明天下更何賴哉

抑臣猶有

獻焉士氣積頽人心積玩誠有如

聖制所慮而虞之闕門殷之夢卜周之樸棧善義則皆帝王之

聲氣足以發山川巖谷之奇而合雲龍風虎之會耳今

講帷時親

睿修日懋古昔帝王有勤學如我

皇上者乎而齋美緝熙於深宮寂處之時猶不能不踴躍其人

皇上蓋臣嘗竊聞我

聖祖之諭侍臣有曰人之一心攝持甚難朕覺此心如兩敵然

時時防閒尚未能也則平日存心之功無一息之間蓋可

知矣至如親註周書之洪範類編聖學之心法畫君臣行

事于壁間書大學衍義于西廡存心之密至于如此誠

聖子神孫之所當取則也草莽微臣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并  
方  
名  
一  
七  
名

三  
一

